

红玫瑰散文丛书

NU HAI ZI DE HUA

# 女孩子的花

唐敏



女孩子的花 唐 敏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[津]新登字(90)002号

**女孩子的花**

肖敏

---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  
天津市武清县永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7 1/8 插页4 字数105,000  
1992年11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2次印刷  
印数1001—3000

---

ISBN 7-5306-0990-4/I·901

定价: 6.60元

## 序

1982年，我开始写《怀念黄昏》。那时我正在昏头昏脑地学写小说，读中国、外国的小说。读着写着，心里却顽强地冒出了一个芽，慢慢地，芽尖绽开了，有一滴一滴的液体从芽胚中心的管子呈泻下来。我象一个盲人，在心中制造光明，现实的生活黯淡下来，心却光明灿烂，美景无限。我仔细地接住每一滴心里的液体，经过10个月，我写成了《怀念黄昏》。写完以后，我就发了一场高烧。病好了，那个堵塞着心窍的芽就掉了，我的心成了一个形状奇特的瓶子，开始溢出汁液，变成文字。

我把《怀念黄昏》寄出去，几次辗转，到了《青春》编辑部。我完全不懂这种文章是什么体裁。后来编辑部告诉我，这是散文。我非常惊讶，我竟然会写散文吗？这真的叫做“散文”吗？我心里流出来的汁液，完全不受任何拘束的文章，要称它为散文也可以的。

对我未说，最宝贵的，就是我为“瓶子”的心。这瓶子会呼吸，它在我活着的每一天，从我的眼睛看到的、读到的一切中，从我的耳朵听到的、口中尝到的一切中，从我躯体经历的一切中，吸取着被气功师们称为“气”的无形的物质。它吸饱了，歇足了，就开始醺醺然地摇晃，晃出一点汁液来，我就赶紧把它们接在纸上，变成文章，让每个人都看得懂。有时它流出这种颜色的汁液，有时又流出那种颜色来。这瓶子有时变得很孩子气，有时又凶得厉害。而我则变成了一个守株待兔的懒汉，不用千辛万苦地捕捉题材，挖掘素材，也不去苦苦地耕耘。我只要默默地坐在角落里，等着瓶子自然而然地送给我文章。

瓶子很有预见性，它好象知道一切，它会适时地倒出些液体来，我只要把这些液体翻译成汉字，保险会有一家刊物肯把它发表出来。有时它会散发出奇妙的魅力，让评奖的委员们喜爱它，瓶子通过我得了奖，它向我证明它的魔力，显得很得意。于是我完全听命于瓶子，凡是它反对的事，我就不做，凡是它喜欢的事，无论为了讨瓶子的喜欢，我得受什么样的罪，瓶子说“你不要再上班了。”于是我连忙辞职，瓶子说“这件事你决不能退让。”于是我就死守防线。我不能不

这样啊，因为瓶子使我成为一个懒汉，我只有依靠瓶子才能生存。离开了瓶子，我将一无所有。

现在，百花文艺出版社要给我出散文集了，我感到很惭愧，我是个小学没有念完的半文盲，而且还懒，还笨，我哪里会写作呢？我只不过拥有一个魔鬼罢了。只因为瓶子长在我的胸膛中，所以我会读懂它的液体的含义，用小学里学的最简单的汉字把它们译出来。因此，这本书是瓶子的，并不属于我。瓶子不是人，它只有通过一个人，才能与人沟通情感。我不知道瓶子为什么选中了我。传说中，幼儿在睡觉时，路过的神鬼精灵心血来潮，就会把孩子的心换掉了。也许有一个精灵在我幼年的梦中偷换了我的心，塞进了这只有魔力的瓶子。我从小就常有一种恐惧，我总感到自己的心没了，胸膛里有的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在跳。我把这种恐惧和迷茫写在《迷泉》中，在这篇文章中，就写了换心的故事。在这本小小的书中，仅有这一小段夹在泉水、泉眼的文字，是我本人写的，写出了我真正的恐惧，其余的都不是我的。因为当瓶子的作品散在许许多多杂志中时，我并不感到害怕，当它们将要汇集起来时，不知会带给读者们什么印象，如果读者们不喜欢呢？也许会有人喜欢瓶子的作品，我应当坦白出我的瓶子来，不能占有它的作品。

我拥有瓶子，依赖它得到了一些尘世的虚名，瓶子也提供刚好不让我饿死的钱，使我可以享受到成天睡觉不用干活的福气，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。福是福了，但是拥有瓶子的痛苦也是终身的，瓶子晃一次、倒一次，出点汁液，我的肉体凡胎就受不了，我就要生病，只好在身边摆满了药瓶子。

不过，我是非常爱我的瓶子的，没有一种爱能超过我对瓶子的爱。我娇宠瓶子，我保护瓶子，我用弱小的身躯抵挡尘世间一切的压力，决不让任何压力变成情绪钻进我的血肉去伤害我的宝贝瓶子。我小心翼翼地护着它，我知道它娇贵，不能离开热血的滋养，它是一受打击就会粉碎的。我要仔细地存着它，直到我死了，便将它完好无损地还给那位换了我的心的精灵，到那时我要和精灵交换一个条件，我要让精灵把我也变成一只瓶子，放进一个婴儿的胸膛中，在那里我要真正地开始写作！

但我现在还活着，我用我的躯体包装着瓶子。尘世中我的肉体所经历的一切都无足轻重，荣誉、富贵、贫穷和折磨都是短暂的。我只想能一生平安地保住瓶子，我无法忍受失去它的痛苦。为此，我在睡梦中也不放松警惕，不让妖魔来偷走它。这瓶子很丑，也许很多聪明能干的人

都不会要它，但我爱它，是我的命根子。瓶子有时变些散文给我，有时变些小说、报告文学，它还没有变过诗。凡是它变过的东西，都曾经魅过人，换给我不少奖状。

当瓶子不摇晃的时候，我形同废物，除了长时间地睡懒觉，吃饭，我什么事也做不了，过了一阵无聊的日子，我不禁就要想，瓶子啊，你怎么啦？你还在不在啊？

作为回答，瓶子又摇晃起来了。

1991年12月写于上海

094612

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为青年女作家唐敏第一个成名集。全书分“心中的大自然”和“永不消逝的阳光”二辑，共21篇作品，其中《怀念黄昏》、《花的九重塔》、《心中的大自然》、《女孩子的花》等篇，曾被选入多种代秀散文选本。她的散文独具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审美情趣。

# 目 录

序.....	1
--------	---

## 第一辑 心中的大自然

怀念黄昏.....	3
心中的大自然.....	11
月亮的海.....	27
花的九重塔.....	33
女孩子的花.....	39
太阳山.....	47
迷泉.....	60
月之冕.....	67
蝉忆.....	72
含羞草.....	81
三星伴月.....	86

## 第二辑 永不消逝的阳光

下水饺和擦皮鞋.....	101
--------------	-----

困难时期的伙伴·····	111
小树·····	132
青春缘·····	149
永不消逝的阳光·····	156
诗从哪里来·····	166
梦想当兵·····	170
瓷心如佛·····	193
闽南好味道·····	206
和平之岛·····	215



---

第一辑 心中的大自然





## 怀念黄昏

—

二十多年前初到福州，这座城市还象个大镇子，充满南方浓烈的散漫情调。城外四面环山，弄得目光狭隘。到了晚上竟然没有电灯！爸爸妈妈点了十几根蜡烛哄我。烛光浮动，异样美丽。我还是怀念上海彻夜通明的灯火。窗外有棵高大的龙眼树。妈妈说，只要我乖，明天树上会结龙眼，这是上海没有的。我于是有了点可以期待的东西。躺在床上，我听到了新奇的各种虫鸣的细声。小石块铺成的街巷。到深夜还有木屐清脆的响声。

第二天自然得不到龙眼，上街也坐不到公共汽车。古老的榕树，石桥，台风吹斜的木板房。新鲜的、又是泄劲的福州呵。

黄昏了。我第一次看见夕阳慢慢下山的景色。从此，这温柔洁净完美的圆形充满心灵，在梦中也常常托着我浮起来。

我很不满永远使我失望的龙眼树。“骗人，你这废物！”爸爸听见了，说：

“它老了，不要骂它。爸爸将来也会老的。”

我不相信爸爸会老，爸爸正年轻哪。我用了怜悯的眼光看待年老的树，我问妈妈：

“大树到死都在一个地方，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上海？”

妈妈说：“人和水是一样的呵，我们的祖先也是在地上流来流去的人哪。你长大了，也不知会走到哪去呢。”

这是在一个安静的黄昏里说的话。我正在玩一只巴掌大的小磨盘，胶泥捏的，涂了天蓝色的漆。我把最细的沙子从磨眼里注进去，小磨转动，沙子吐进了磨槽。夕阳照红了阳台上的栏杆。

## 二

我也曾搬到福州东郊住过几年。偌大的草地上只有几幢新楼房。爸爸在门前搭了葡萄架，种了两棵葡萄。那时竹编的篱笆就能防贼，篱外是碧绿的田野与荷塘。初秋满眼粉色的荷花。福州办事不紧不忙，读书却十分辛苦，从小学开始，

功课就扣紧了脖子。留给孩子们的就是活泼可爱的黄昏了。

放学回来，男孩女孩冲进草地里玩耍，甚至拖出家里晒衣服的长竹竿来对舞。把养的兔子放出来吃草，天快黑了，满头大汗地逮兔子，还要到池塘边把鹅赶回家。有时我也给太阳花浇水，或者去摘成熟的葡萄。暮色里，花朵和葡萄的形体是温暖、模糊的。小伙伴们还常常在剧烈摇晃的浪桥上表演“飞夺泸定桥”，吊在单杠上模仿革命者受酷刑的惨状。周围高大的桉树和细小的蒲公英，也随着笑声抑扬起伏了。尽情玩耍的时候，夕阳悄悄下山了。出汗的头上哄着一团龙卷风形状的蚊子，大家奔来奔去，用衣服、红领巾赶，怎么也逃不脱蚊子的追袭。远远传来妈妈们的呼唤了，孩子们一窝蜂地往回跑。明知要挨骂了，还在池塘边匆匆忙忙地用石片漂水花。

许多年后，池塘填了，草地上挤满楼房。老龙眼树的命运也不详了。我有好些年不见福州了。

我和祖先一样，随着生活的波浪到处移动，漂流的时候，想起童年，就想起了黄昏。每天黄昏降临，从旷古年深到不可追及的远方，就传来阵阵欢快的鼓点，一声声扣在我的脚印上。



### 三

人和人聚在一起时，很少想到分离。有几年我住在闽东太姥山区的一个山顶上，和十几位从各个地方来的青年，共同生活在一所小房子里。

冬天的黄昏，半雪半雨的水粒搅在雾中，四周静如混沌未开的太古。大家围着炭火，每人谈起以往的生活，连过去的梦也显得那样美丽。身世各异的年轻人心里充满了慰藉。为了御寒，用刷牙缸烫热了村酿的米酒，每人一口轮着喝——天黑了。

更多的是晴朗的黄昏。橙色的天空深处，夕阳圆得凸出来。重重山峰象不动的海浪，漫无边际地泛开去。山岗上吹过阵阵长风，群山发出海的轰鸣声。在田里干一天活，身子疲乏了，可是听觉却异样敏锐。山的鸣响回绕在广阔的天空，站在山顶，全身都能感受到。

古时候的人们，也是感受了这种鸣响，才制作了笛，在黄昏里与大自然合唱的吧？

黄昏愈深，如茄声一样的回鸣愈缈。同伴们坐在大门口，一动不动地休息。霞光暗成浓浓的暮色。牛蹄声在土路上踢跫地拖响，牧童和牛群已经不能看见。还有农民在自留地里浇水，听得到清凉的水声，木勺子触到水桶底部了。山谷对